

号召全党全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他私下里说毛泽东“言行不一”“搞权术”，可是在庄严的党的会议上，他又大声疾呼“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他对林豆豆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林豆豆说他还为此哭过。据林彪身边的人讲，1966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他托病不出，在大连休养，是毛主席派秘书去叫他，让他一定出席他才来的。让他当“接班人”，他“不接受”，并写了文字报告。毛主席做了批示，还是让他干。后来，他曾把这个有毛主席批示的报告撕得粉碎扔进痰盂里，叶群又捞出拼好粘到一块（据说现在中央档案馆）。他是像王莽、曹操、赵匡胤、袁世凯一样，故作姿态呢？还是真的呢？然而，实际上，他又在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他在私下里一再对林豆豆和他的秘书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甚至反感，但他同时又于1967年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文化大革命’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到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台风”，林彪这个“病号”也确有政由己出、策由自决的一面。

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又说：“至于毛泽东同志所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的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F）**

梅兰芳求教

□王敦先

演唱水平很高的演员，演出过程中也会出现疏忽和失误。

解放前京剧大师梅兰芳在某地演《坐楼杀惜》。梅先生出场，观众无不兴致勃勃，场内屡次出现掌声和叫好声。演出进行中，一位衣着简朴的老人却不以为然，叫道：“不好，不好”。梅先生在台上听到后，心中想必有原因，定有道理，到后台后，急忙叫人，请喊“倒好”的先生慢走，并雇用黄包车把他拉到家中，作上宾款待。梅先生恭恭敬敬地向老人施一大礼曰：“说吾不好者，乃吾师也。请问先生有何高见，不吝赐教。”老人深为梅先生的胸怀宽广所感动，恳切地问梅先生：“惜娇上楼和下楼台步，按梨园旧规应是七上八下，博士八上八下，

出自哪位名师之教？”梅先生听后恍然大悟，深感是自己疏忽，遂连声称谢。以后梅先生每到此地献艺，都请这位先生看戏，向他请教，要他对梅剧团和自己提意见。

享誉抗日后方的川剧名演员张德成，战争胜利后，在四川南充演出，一次演《别宫出征》，在剧中饰梁武帝，因其唱腔铿锵悦耳，赢得了一次次叫好声，当他唱到“不幸苗妃得病体，煎汤熬药你要殷勤”（面对皇后）时，突然一位长髯老人高喊：“好——



1943年，张大千考察完敦煌莫高窟壁画之后回到成都。其时，他的妻子黄凝素已有外心，整天在雪齿牙刷厂老板娘那里赌博，有时还整夜不归，张大千非常气愤；动手打过她几次，黄氏便提出离婚要求。张大千不予理睬，因为几个孩子系她所生。

一天，张大千在家中“大风堂”上发闷，大女儿心瑞带了一个女同学来家。当女儿把这同学领进拜见父亲时，张大千几乎看呆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娴静、风度优雅的姑娘，于是一脑子的烦闷顿时化为乌有。这位小姐名叫徐雯波，成都人，住在姑母家，平时喜爱绘画。她听说心瑞的父亲就是著名画家张大千时，便提出要心瑞带她去看张大千作画。在

张大千和徐雯波

明白了徐小姐的来意之后，张大千

高兴地拿出自己的作品给她观赏。徐雯波被这些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提出要拜他为师。张大千十分乐意，但转而一想，又婉言拒绝了，因为他忌讳师生恋，然而他答应徐雯波可每天来看他作画。

日子久了，张大千发现徐雯波不



丑！”(倒彩),引起全场惊动。台上的张德成听到后,吃了一惊,一折演毕,张德成来到后台,急忙取出名片,写上“候教”二字,请人交给喝“倒彩”长髯老者。罢戏后,张德成与老者见面,谦虚有加地向老人询问:“先生,喝‘倒彩’何因?”老者说:“先生你想过没有?梁武帝是皇帝,皇帝叫皇后为妃子煎汤熬药合理吗?”张德成一听,如梦初醒,愧喜之中紧紧握住老人双手问:“怎么改词为好呢?”老者捋髯答道:“简单得很哪!在‘你’字后面加上‘叫他们’三字不就很合理了吗?”张德成听后,觉得这么改果然既合情又合理,随一揖到地,恭称老人为“三字”师。②H

(题图为梅兰芳在济时演出《宇宙锋》剧照。图片由周正提供)

仅美丽温存而且从无骄娇之态,便很想娶她为妻。

有一天,他们正在大风堂谈论书画,忽然警报响起,日机来空袭。张大千家中未建造防空洞,徐雯波便说姑母家有很大的防空洞。张大千一下子意识到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便立刻跟着徐小姐躲进了她姑母家。这时徐雯波对张大千已产生了好感,也看到了对方对她有意,并已知他和黄氏的关系危在旦夕。

张大千私入徐家,黄氏抓到了把柄,便以此为借口,坚决要求离婚。张大千有口难辩,就答应了。张大千离婚后,每月不论有无空隙,都要去徐家,一面善事其姑母,一面与徐雯波增进感情。

徐雯波的姑母知道张大千很有名气,也想看他作画。张大千干脆在徐家设置了画案,还常帮助徐家做些事,由于张大千头脑灵活,又善于处事待人,姑母对他也很有好感。一日,张大千突然提出要和徐雯波结婚,姑母得知惊得目瞪口呆,她开始坚决反对,后来听说侄女已有身孕,也只好答允了这门亲事。

1949年48岁的张大千与18岁的徐雯波正式结婚。①

(李远荣)

编者的话:近年来,一些无孔不入的骗子瞅准了老年人,典型案例不时见诸报端。比如冒充老龄委、老干部部门的工作人员,以上门服务为幌子,骗取钱财或冒充老同志、老战友,诱老同志子女上当受骗;或以种种可怜相,骗取老年人慷慨解囊;或以兜售“祖传珍宝”引人上当,不一而足,请看昔日旧上海发生的——

这事据说发生在旧上海。有位当街乞讨的老太,几天里乞运不佳,已饿得头昏眼花。忽然眼前站定一位阔老板,张口就喊:“娘,我可找到您了!”老太吃惊不小,神志恍惚间怎么也记不起自己有这样一位儿子。正在起疑,那人身后跟班手中拎着的点心触发了她的饥饿感。只要能赏点吃的,别说给人做娘,就是把人当爹也无所谓。因此,别扭归别扭,口中却仍嗯嗯啊啊。

这儿子不但让她吃了一顿梦寐以求的饱饭,而且带她去沐浴烫发置衣。一天折腾下来,叫化婆子焕然一新成了一位富家老太。尽管老太经这百般摆布不免满腹狐疑,但一来想到自己一个穷要饭的绝对不至于再失去什么;二则那阔老板娘左娘右地在跟前伺候得实在妥贴,一时竟不忍这美梦过早破灭,继续糊里糊涂半推半就地当着阔老板的妈。

以后几天,照例好吃好穿好玩好住。十里洋场上流社会中的不少人也见识了这位乡下暴发户派头的阔老板和他的老娘,并私下盛传这老板是海外商人,富可敌国,此次路经上海,恰逢老母生日,临时停留几日预备大举祝寿,盛大



寿宴已在锦江饭店备下等等。

祝寿前一天,万事俱备的阔老板打量着从街上拣回来的老寿星,突然一拍脑袋,说要给娘买些珠宝,也好明日寿宴上风光风光。随即与老太、跟班一行三人来到一家大珠宝店。店经理弄清原委,想起几天来社会上的传言,只觉得财神天降。落座、上茶,摆下瓜果点心,再亲自将店中珠宝一一推介。阔老板一会儿给老太端茶添水,一会儿指着经理展示的珠宝说:“娘,这个不错。您别心疼钱。明天您做寿,

我就是让您老人家高兴高兴。”边吃边喝边看边聊,半天下才挑选停当。阔老板一面吩咐跟班先将选定的珠宝送回住的饭店,一面掏出钱包要与经理结账。经理瞄着胀鼓鼓的钱包,满心欢喜。但看到阔老板准备填一张银行支票时,心里就有点不踏实。阔老板看出了经理的尴尬,体谅地说:“如果不方便收支票,不如等跟班回来后我去取些现钞。”经理见他如此通达,又惦记着这笔生意自己可得的提成,急急表白:“先生请便,老太太我们自会照应。”阔老板并不起身,“岂有劳驾经理之理。”经理更慌了:“我等一定尽心,先生不必顾虑。”几次三番劝说下,阔老板终于动心,恭敬地对老太太说:“娘,您老在这儿坐一会,我去取了钱好交给经理。”接着一步三回头地走出房间,再没有回来。①

(阿奇)